

桂枝香· 寄党十秩华诞

■王亚东

腾空紫旭，耀万里江山，普天清淑。
华诞今逢十秩，党旗成簇。和风漾动征
帆影，竞潮头，翔鱼飞鹄。鼓鸣声里，振
兴图画，激昂犹续。

叹当年，烽烟竞逐。看帜树镰锤，马列如烛。一向刀山直往，岂嗟荣辱？凭多烈士轩辕血，得今朝漫野芳馥。望中都是，神州尧舜，又开新局。

“七一”随感

——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欧阳熙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世人谁也不会忘记

100 年之前
一个伟大的政党
在中华这片土地上诞生
从此,这个伟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
便率领着苦难深重的炎黄子孙
为自由、民主不懈抗争
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挫折
多少革命志士用鲜血、性命
赶走了入侵的豺狼
推翻了腐朽的旧政权
中华民族彻底挣脱了锁链
神州大地从此改地换天
炎黄子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在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国度
涌现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无数世界科技顶峰
华夏儿女成功攀登
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
雄踞于世界东方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末班车(外一首)

■陈中奇

在夏日里追逐落日
如同追赶迟到的末班车
一个孩子 追逐他美丽的母亲
在黄昏的背面
有一场虚无的约会
必将热烈地感悟人生
麻辣烫配红酒 牛排配啤酒
餐桌将想起眼前的慌张
那些闪烁的红绿灯
是居于生活深处的智者
该向左转还是右转
它从来没忘记

腌菜

把往事泡在黑陶罐子里
撒上一把感情的盐
然后静听时间歌唱
浸渍掉记忆的苦涩
谁说黑暗里一无所知
梦永远是黑的眼睛
正如夜从来都精彩绝伦
多么珍贵的不可预知
为我带来甘蔗般的黎明

我一直咬着笔杆
在倾听命运的召唤
等待 耐心地等候
等到自己熟透
等到芳香四溢

白杨树

■雷艳平

好奇心常常具有破坏力，幸亏树不是自己家的，只是想罢了。我可以想到的是，它高大的树干年年生长在村口的池塘边，一定见过村人从村口进进出出，早晨背着锄头在清晨的朝霞中出去劳作，黄昏背着锄头从田野里陆续继续回到自己的家。它也看到过小伙伴们骑着牛，悠悠然地从远而近，到池塘里去饮牛或者洗澡。然后又 在夜色来临时，在老水牛的一声长哞当中慢悠悠地回家。它见过我爷爷，一个强壮黝黑的少年赶着牛背着犁，靠一双勤劳的双手养活弟弟妹妹。见过我奶奶，生在农村而面带桃色红晕的少女，后来成了我爷爷的妻子，生下了伯父、父亲、姑姑。看见我爷爷慢慢变老，成了沉稳的中年人，奶奶成了日夜劳作的妇人。最后又看见我爷爷和奶奶都在病痛中死去，它看见了 这个村庄的古往今来。根在地下汲取营养，叶子在云中飘摇，它的悲伤无法诉说。等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沉默着、静立着，冬天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它的“丫”字形树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因为它长在池塘岸边的那方泥土中，“丫”字正好和岸齐平，相隔一米。小孩们稍微大一点，就会跨到它树干上去，再把那又开的树干当椅子坐着，即使父母骂也还是会坐到那里去。它的身躯被磨得发亮，丰富了乡下孩子物质贫瘠的童年。一代一代的孩子在它身上获得快乐，然后变成强有力的青年。我也不止一次坐在那树干上，仰头看着头顶绿油油的白杨树，享受风吹过它的清凉，遐想叶子之外

走近大堡

■朱松生

在这里日夜奔流。

鬼斧神工的大自然，还在大堡街附近的湘江河中，一字排开地点缀着落排洲、九洲、麻洲三个美丽的小岛屿。有趣的是，在上游的落排洲归祁东县，在中间的九洲归永州市祁阳县，而在下游的麻洲则归属于常宁市。这三个可爱的小洲形态各异，当地人于是给它们形象的比喻：“落排洲是一块排，九洲是一把刀，麻洲是一条船。”劳动人民有智慧，打下的比喻显得格地处贴切。试想一下，河中有“船”，水里有“排”，手里有“刀”，这不就是一幅农耕渔牧的好图景吗？

麻洲处于大堡街下游，远望如一艘舰船静静地泊在湘江之中。大约因为洲上曾遍长遍种苕麻，所以叫了麻洲，这当然是猜测。不过现在，麻洲已不种苕麻，洲上泥土中充沛的水分，疏松、厚实、肥沃的土壤更适合种植花生。

静默于江水中中央的麻洲岛，看起来似乎与众多散落在湘江中的小洲并无两样。其实，一段辉煌的往事就掩埋在麻洲厚重的历史尘埃中。据《常宁县志》记载，常宁原叫新宁，唐初属衡阳郡。唐神龙二年（706年）县治由三峒（常宁板桥镇福和村八字坪）移至麻洲，唐开元九年（721年）移至宜江（即今常宁城区）。唐天宝元年（742年）改新宁县为常宁县。

如今，1300多年的历史风云已挥袖而去，而麻洲岛15年之久的县治经历，就成了麻洲人心里最美好的记忆留存。抚今追昔，麻洲人一定会对这块不平凡的生养地感到自豪和荣光。

说起白杨树，它实在是一种极为普通的树。秋天叶子变黄，金风吹来，叶子片片在风中起舞、飘落，树下堆积起绵绵的叶堆，有法国梧桐的诗意。白杨树树生长很快，大约一个夏天就能长高一米，且生命力顽强，只要折下一根树枝插在泥土里，来年就能长成小树。

经常看见白杨树的人，会想到一个成语：“茁壮成长”。然而我能够说出白杨树这么多优点，也不能掩盖它是一种普通树的事实。它不像桃树，能开出美丽的花，让历代的文人雅士来吟咏；也不像柳树，在水边一站，就构筑了江南水乡柔婉的风景；甚至还比不上其貌不扬的柏树，孔子还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写不出《白杨礼赞》这样的文字，也不能写出《小白杨》这样嘹亮的军歌，我要写的是记忆深处那棵白杨树。

它是从何年何月开始长在那村口的池塘边的，我已经无从得知。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它就已经长在那里，树身像个“丫”字。我问过母亲：“那棵树是谁种的？”“它有多少年了？”母亲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她嫁到村里之前，那棵树就已经在那里了吧。它的树干很粗，在“丫”字下面那一截，需要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小学时候有门课程叫《自然》，课本里说树干里面一圈一圈的纹，是树的年轮。我想要是把它锯了，看看树干就知道它到底多大年纪。小时候的

1

大约在我五六岁时，父亲曾带我坐船出过一次远门。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末期，当时父亲为了全家生计而走南闯北，且一向都是独来独往，那次能带上我出远门算是个例外。

说是出“远门”，其实只不过是回老家常宁松柏码头上船，走湘江水路到祁东归阳去，单程水路不过百里。可于我而言，那次远行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

那时的客轮渡船似乎都走不快。这也难怪，从松柏到归阳走的是逆水，况且轮船一路经过常宁沿岸的柏坊、江河、河洲等码头，都要停停靠靠上下客，因而船到大堡时就已是午后。

到了午饭时间，客船要在大堡码头久停一些时间，还允许行客上岸买些食物来填充肚子。那天，父亲牵着我的小手在大堡街一个香气四溢的烧饼铺买了三个烧饼，并把其中的两个塞到我的手心里。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馋涎欲滴的我如何“消灭”烧饼的情形已无从描绘，但我敢肯定的是，我对大堡最初而又最温暖的印象，就停留在那两个香喷喷的烧饼里了。

2

大堡偏居常宁西北一隅，素有“一脚踏三县”之称。因为一条湘江的串联，常宁、祁阳、祁东三县在这里唇齿相依、手足相连。湘江在这里由弯变直，河面在这里由窄变宽，浩淼的江水